春秋私考

春秋私考卷之十九

起癸丑宣公元年

盡庚申宣公八年

會稽季本考義

宣公

文公妾敬嬴之子名倭一名接在位十八年謚曰宣母敬嬴薨在八年夫人齊姜娶在元年薨葬在襄二年先儒以夫人爲穆姜非也辯見葬齊姜下

元年癸丑

春王正月公即位

義與桓公即位同例見隱元年春王正月下

公子遂如齊逆女

胡康侯曰魯秉周禮喪未朞年遣卿逆女何亟乎太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昏於齊爲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其後滕文公定爲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寖廢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自文宣莫之行矣此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姜氏齊姜也齊惠公女不稱氏程子以爲脫氏字是也○敬嬴欲結齊惠懼爲出姜所誅故喪娶其女如是之急也宣公雖敬嬴所生亦當在文四年娶出姜之次年至此約可十五歲耳而即爲冒喪娶婦可見其急○公羊傳曰遂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其稱婦有姑之辭也高閌氏曰稱婦姜見敬嬴妾也而姑之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胡康侯曰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着者比事以觀斯得矣下書

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行父魯之所謂賢大夫也公子遂弒赤而亦與之爲黨蓋與聞廢立之謀因之比周共事也然則行父之惡亞於仲遂者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胥氏甲父名胥臣之子晉卿也胡康侯曰放猶羈置毋去其所比於專殺者其罪薄乎云爾秦晉戰于河曲撓臾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爲首止治軍門之呼僭貶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

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今按胡傳據左氏說是也但河曲之戰晉將稱人則微者耳胥甲父當其時必未爲大夫也至是晉靈漸長察河曲無功由於撓曳騈之事而盾以胥甲父爲穿之黨也故但放而不置之死姑以解說而已蓋晉靈於此已疑趙盾矣○以趙穿之罪併歸胥甲父故不去大夫以爲軍門之呼罪之小者弗治可也是時衛善於晉故放於衛

公會齊侯于平州

平州齊地後漢志瑯琊陽都有牟臺註云平州在縣

西杜元凱以爲在泰山牟縣西是蓋認牟臺爲牟縣也陽都註見閔二年齊人遷陽下牟註見宣九年取根牟下○胡康侯曰左氏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魯宣篡立踰年舉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弑君篡國者列於諸侯則不復致討夫篡弑之賊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其罪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中國爲戎狄棄人類爲禽獸此仲尼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汪克寬氏曰齊惠因逆得立故魯宣納賂求會雖然而從蓋同惡相濟耳特齊之強六足以庇魯故宣公

君臣離意以固結之也

公子遂如齊

左氏傳曰如齊拜成胡康侯曰書以著其始終成就弑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內交宮禁以固其寵或外結勢鎮以爲之援至於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魯之所與齊爭者濟西田也僖公時取之而文公事晉以求庇至此則以濟西田賂齊不復吝矣胡康侯曰魯人致賂以見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

春秋討賊尤嚴於利其爲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夫齊魯鄭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惡弒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罪致討務寧魯亂首與之會是利其爲惡而助之也經書取田舉法如此然後人知保義棄利亂臣賊子孤立無徒而亂少弭矣

秋邾子來朝

文公時邾魯相讐魯所以不能下邾者邾恃齊也宣公篡立而邾即首朝則以宣公援魯而邾不敢與魯抗耳然魯因齊得邾故終惠公之世不復讐邾矣趙鵬飛氏曰邾舊雖附魯常屬于齊每視齊爲向背今

楚子鄭人侵陳　遂侵宋

楚子者莊王也鄭陳宋皆新城從晉之國也而鄭獨改事楚矣○胡康侯曰鄭伯本以宋人弑君晉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爲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趙鵬飛氏曰楚莊天下奸雄也前日滅庸首結秦巴以侵中國之西今日侵陳侵宋又結鄭以侵中國之東未得秦巴則不及庸未得鄭則不及陳宋必秦鄭既服東西之勢合羽翼之謀成而後趨中國耳陳傅良氏曰南北之勢於是

始也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五十年而晉趙武楚屈建同盟于宋諸夏之君分爲晉楚之從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得政握兵久矣自當國以來未嘗少離君側蓋恐同列間之也今晉靈漸長察知趙盾專行於國外失諸侯之心以致鄭人從楚爲患故特使救陳以遠之此趙盾所以心懷疑懼遂起異謀而晉靈由此殆矣楚鄭之兵已移於宋而盾始救陳無及於事則兵遂卻回蓋本無救宋之事故經不書而盾志有他譽責邊歸不急於攘楚亦可知矣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救陳者趙盾也以其將尊師衆故稱師師以示師與大夫相敵之意然會則稱師者蓋一事再見則從略之常詞也觀昭十一年楚棄疾帥師圍蔡而下書楚師滅蔡齊履謙氏所謂承上省文而稱師是已〇棐林鄭地杜元凱曰滎陽苑陵縣東南有林鄉即水經注所謂林鄉在新鄭東北七十許里苑陵故城東南五十許里者是也地而後伐會而殊晉師見楚鄭時已退兵晉師至是聊以塞責而諸侯會焉然後伐鄭緩辭也盾為身謀不知所急晉之威德不足以服鄭

人之心矣不半載而歸生舉大棘之師有由然哉○宋陳衛曹皆與晉同盟新城之國也而許獨不預焉志已向楚矣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即今西安府鄠縣在秦東約二百餘里秦與國也左氏以為晉欲求成於秦故侵崇此謀之迂者也迂謀不可以有成肴必不為也肴方見疑於君常欲居中自固以穿為族子可以託心腹也故以兵權付之代己使立功於秦以雪積憤而必首侵崇始焉不過撈掠之計耳非策之善者也原其本意但欲兵柄掌

於私人耳雖無功而得罪固已先有跋扈之心矣然逆之迹其端不在此歟趙鵬飛氏曰穿盾之黨也崇秦之與國也穿見盾主諸侯而已無寸功以為秦於晉世讐也於是帥師侵崇蓋無事生事以立己功媚盾而固其寵焉

晉人宋人伐鄭

晉初未嘗救宋而棐林之伐又無功故與宋人復伐鄭聊以係宋之心而不知速宋之禍也吳澂氏曰棐林之會晉合四國以伐鄭而無功故至於再伐不復可致三國伐鄭者為宋也故獨與宋連兵

二年甲寅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氏稱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是時鄭方從楚其受楚命信矣但伐宋不書則未必致伐耳例見僖十五年戰韓下大棘宋地杜元凱以爲陳留襄邑南按其地在今歸德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書敗獲例見僖元年公子友敗莒獲莒拏下華元華督之曾孫宋卿也○鄭歸生帥師伐宋報復之兵也而聽於楚命不義甚矣宋華元不能反己息爭而輕與之戰至

於喪師辱身豈爲善謀國哉

秦師伐晉

秦師報侵崇是穿之啓釁也而靈公疑其掌兵爲趙盾用私人矣此盾之所以動於惡而假穿以行弑歟

○趙鵬飛氏曰秦晉自河曲之戰于今七年無疆場之虞蓋亦厭戰矣趙穿無釁而侵崇秦於是有報怨之師穿之罪不勝誅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此四國之微者也鄭人受命於楚興師以暴上公之國而獲其正卿其罪著矣晉爲霸國不能大合諸侯

仲大義以聲鄭罪乃以四國徵者侵掠而還蓋是時趙盾方以失諸侯見疑於君故姑為此盜賊之計以塞責耳趙鵬飛氏謂趙盾塞宋之請姑為黽勉之行侵鄭而已此說得之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此趙穿弒君也而春秋以趙盾當首惡者穿之弒盾實主之也說見元年趙穿侵崇及二年秦人伐晉下

○春秋時凡弒君未有自言弒者雖其史臣弒多畏權臣而不以實書此春秋所以作也左氏所載靈公不君之事皆為盾文奸也而董狐斷獄之言亦不切於事實假令

果有直筆如狐者則以肴之之深讀得政之初即殺勝處父先都士穀箕鄭父諸卿所以威權盡出於己而後已豈有既弒靈公之後反能容一董狐哉太史書崔杼之事亦不然崔杼果殺二史春秋當特書以彰史氏之賢如紀叔姬以賢得書卒葬之例而畧不一見則南史執簡以往亦似無其事也雖有之則或私爲野史之人未必面忤奸臣者也左氏好紀異聞以誇人耳故語董狐告者之辭若面斥然不知弒君之賊豈復可畏以名義者乎故凡春秋書弒悉非國史之舊也晉之乘楚之檮杌皆賢者所爲蓋有直書其事

者而聖人周流列國遍交賢士大夫則又有以考得其實矣故於外事禮可無諱必加弒於首惡之人而文好之言悉從刪削彼雖欲蓋而不可得焉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靈公夷皐弒季父黑臀文公之庶子也代立是爲成公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匡王崩弟瑜嗣是爲定王

三年乙卯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詳見僖三十一年及成七年不郊三望下

葬匡王

胡康侯曰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畧也微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陸渾戎允姓故城在今河南府嵩縣北三十里許見僖三十三年晉及姜戎敗秦于殽下○陸渾南近於楚故楚伐之欲使服已也左氏載楚子至雒觀兵之事於經無可見未必得實雖有之亦或偶然及問而遂撰爲王孫滿拒楚之詞其詞雖勝而亦近於浮誇矣

夏楚人侵鄭

左氏傳曰鄭即晉故也今按趙盾既弒靈公則事權一歸令行而鄭亦從晉矣不必晉侯伐鄭而鄭及晉平也傳載此事而經不書則不可以爲實矣

秋赤狄侵齊

赤狄隗姓別爲一種隗俗尚赤衣者也在山西潞州以北而東界黎城即古黎侯國也其種有潞氏甲氏留吁墻地相連者也赤狄距齊甚遠而連年侵至其國未有不由狄境而往者然而狄不爲規葢自叔孫得臣敗狄于鹹之後狄勢稍衰而赤狄浸强則取道

於狄而無忌矣害及於遠則近國懷疑固晉之所憂也特以無釁可乘耳其後酆舒爲亂而赤狄遂爲晉滅有以哉

宋師圍曹

按左氏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文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桓之族攻武氏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夫昭公子不知其名足録與否姑置勿論若司城須則國卿也又文公之母弟因亂以殺所繫不小而曹師伐宋正宋師圍曹之所起釁於法不應不

書而經皆削去此何足以著其實乎且以時世考之昭公在位威權盡制於華氏殺大夫殺司馬又逐司城而華耦代爲司馬華元主爲右師是戴族之力足以鼓國人弒昭公矣其氣焰何如也曹以小國近與宋鄰夫豈不知而敢爲武穆伐宋邪此事理之所無者也然則宋師圍曹必不爲武穆之亂矣蓋晉宋陳衛曹同會棐林以伐鄭者也及華元見獲於大棘戴族之耻也故尋棐林舊好以侵鄭正以雪此耻也晉宋衛陳皆行曹獨畏楚不出此宋華氏之所以深怒也然楚勢方張懼曹與鄭合而啓楚釁也故久而未

報至是鄭即晉而楚侵之宋乃悉閒闔曹耳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鄭穆公蘭卒子夷嗣是爲靈公
葬鄭穆公
葬速例見桓十一年葬鄭莊公下鄭穆公卒未餘月
而葬則以靈公欲定其位而汲汲於治喪也蓋公子
歸生意爲於其弟襄公亦可見矣不然何以甫及九
月而靈公即見弒乎
四年丙辰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　公伐莒取

向

張洽氏曰郯己姓國秦有郯郡漢屬東海郡故城按郯在莒之南沂之東其水西則界於邾之沂西田也今為郯城縣屬兖州府沂州向本小國後為莒附庸實邑之矣然而經無降取之文者葢向自服於莒非莒用兵而得也凡不待用兵而自服者恒不書餘見桓十六年城向下〇郯莒壤地相連故有隙戴溪氏曰莒大而郯小故平莒為難平郯為易郯之於魯有伯姬之親故宣公主乎是平莒而莒傲然不顧故宣公不勝其忿伐莒而取向高閌氏曰莒郯相怨而郯

乃魯婚姻之國公欲爲郯平莒而挾齊以爲重公之
義不足以服莒之心莒所以不肯也肯者心以爲然
而從之也不知自反而取邑於人亦已甚矣公既無
以得莒後書郯伯姬來歸則郯亦不能固其好也

秦伯稻卒

秦共公稻卒子產嗣是爲桓公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靈公夷弑而弟堅嗣是爲襄公○歸生自大棘戰勝
必恃功驕恣而見疑於嗣君者也故假手於公子宋
以弑之而歸生實造此謀故以歸生主弑與趙盾同

吳澂氏曰左傳所載事蹟猥陋疑不可信盖歸生貴戚之卿秉國重權嗣君新立必有所不獲於其君者因宋之有邪謀陽為畜老憚殺之言陰實假手於宋以除其君此亂臣之首而宋特其從也趙鵬飛氏曰左氏載食黿之事其跡甚誣世豈有一餟之隙而弒君哉

赤狄侵齊

高閌氏曰以齊之強而連年為狄所侵則惠公之無政可知矣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宣公比年如齊謹於事[illegible]然每行必歛至不知何所喜耶

冬楚子伐鄭

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復伐其君親行故稱子聲罪致討故曰伐其實止爭中國非爲討賊也○張洽氏曰楚自去年至十年侵伐鄭者凡五至十一年盟鄭辰陵而鄭又徼事晉於是明年圍鄭遂敗晉于邲而後鄭服楚晉之不振有自來矣餘見五年楚人伐鄭下

五年丁巳

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子叔姬文公少女蓋鄭伯姬之妹也趙伯循以爲時君之女故加子字以別姑姊妹非也宣公娶於即位之後至是纔五年耳安得即有此及笄稱字之女乎例互見文十二年子叔姬卒及十四年齊人執子叔姬下高氏固名高傒之曾孫齊之世卿也齊大夫自僖公以來舍國歸父少有行事於魯者至是而固親自來逆蓋固方當國用事而得請於君耳公之如齊

莒慶請叔姬爲公必不欲故莒慶親來強公必許如楚子圍之逆鄭公孫段氏也詳見莊二十七年莒慶逆叔姬下胡康侯曰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逼於高固請婚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爲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

叔孫得臣卒

事必繫日策書常體況春秋魯史内大夫卒豈有不知日者卒而不日之例三傳說皆牽強惟胡康侯恩禮疎薄之云庶幾爲近而發明未盡故得臣之卒遂不可通以今考之蓋得臣不卒於位也凡卿大夫卒

於位則書日以其訃喪也不卒於位則不書日以其不訃喪也春秋之初官人未世故卿大夫猶有去其位者此公子益師無駭與挾所以卒不書日也猶書卒者卿大夫君之股肱恤典有加焉故耳其他如公子翬爲桓弑隱而桓公竟黜故之卒不在位而恩禮亦不加焉則併其卒而不書矣此可見春秋之初君猶得以制其臣而恤典亦不濫施也自後三桓當國遂以世官而卿大夫鮮有不卒於位者矣故皆書日得臣於宣公有援立之功何以不卒於位乎蓋欲發子赤者魯大夫之同情也豈獨得臣從仲遂之謀哉

而弑君之事則仲遂之所專主耳得臣必有悔焉而
棄官以去故與仲遂如齊之後竟不經見否則近在
君所卒何以不書曰闕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氏傳曰反馬也胡康侯曰禮嫁女留其送馬及廟
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啖叔佐曰大
夫非公事與妻出境非禮也○今按娶非本國無歸
寧之禮高固權臣舍君事而從婦歸寧無忌憚甚矣
歸寧禮說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下

楚人伐鄭

楚稱人將卑師少也左氏以爲楚子誤矣荀林父救鄭之說亦經所無不足信也黃震氏曰鄭三年三被兵不爲楚屈而晉不能庇之是也餘見四年楚子伐鄭下

六年戊午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孫氏免名衛卿蓋良夫之族左氏傳曰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夫陳人從楚不能反躬自治而輙加之兵趙盾既失招徠之道矣又不能大合諸侯振中國之威僅與孫免侵掠而還則大義不足以畏服強楚矣

小國何所恃哉奚怪其待盟二境以待強者而庇民
也趙鵬飛氏曰晉楚爭鄭自此始

夏四月

秋八月螽

胡康侯曰先是公伐莒取向役亟如齊伐萊軍旅數
起賦歛既繁戾氣應之矣黃震氏曰書災也

冬十月

七年杞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孫良夫衛卿是爲桓子與孫免同族來盟例見桓十

四年鄭語來盟下不稱使例見成八年公孫壽納幣下此晉人致魯之術也趙鵬飛氏曰魯宣以篡立之賜事齊而外晉晉成將求諸侯以興霸業惟衛久睦於晉凡伐宋鄭侵鄭侵陳無役不從而魯宣未嘗與今晉將爲黑壤之盟故使衛求魯結盟以示信

夏公會齊侯伐萊

萊子爵國杜元凱以爲東萊黃縣今山東登州府黃縣東南二十五里有故黃是萊子國也○黃震氏曰萊東夷之國近於齊故伐之魯爲齊役故助其虐

秋公至自伐萊

以其險遠得歸爲幸而飲至也

大旱

秋者午未申之月也大旱者亢陽爲虐害及於物也春秋之中凡大雩書秋書冬舉一時者一雩不雨而至於三月皆雩也三月皆雩則大旱矣而皆不書旱因雩以見之耳此獨以大旱書者不雩故也公羊子曰大雩者旱祭也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是巳宣公以六月方爲龍見之雩故秋旱不復再雩是愛牲樂怠而無恤民憂國之心也昔宣王遇災靡神不舉則因旱而雩者豈禮之所得廢哉此與僖二十一

年大旱意畧不同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黒壤

黒壤晉地杜元凱以爲一名黄父非也說見昭二十五年會黄父下○家鉉翁氏曰晉自新城以來君俊而臣專政亂於内威蹙於外霸權盡削諸侯離散楚行師中原而不敢問齊崛强秉夏而無所忌成公新立合四國之君以爲此會鄭會楚而從晉再會于扈諸侯皆序厥幾中國之猶有霸也○左氏所稱黄父之盟春秋不書當是無此事也但晉人止公之事或宜有之蓋待公備禮而後得復雖謂之賂免可也覿

公父而後至至而不復從晉會意可見矣晉政在私門而德不足以服諸侯有如此夫若曰盟于黃父而公不與盟則於法當如平丘之特書豈得妄生譏議哉

八年庚申

春公至自會

吳澂氏曰宣公篡立自疑而不敢會晉衛欲為晉致魯故去春使良夫來盟而後去冬公與黑壤之會縱使無左氏所記止公之辱亦必懷疑而自危而自是不敢如晉矣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

黄註見桓十七年盟黄下杜元凱曰齊地○胡康侯曰至黄乃復壅君命也有疾亦不復可乎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未致事而死以尸將事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往弔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人辭焉上介芊尹蓋曰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墜絶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還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無乃不可乎吳人不敢辭君子以爲知禮乃者無其上之辭其曰復事未畢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　仲遂卒于垂

有事告祭也詳見廟制考義仲遂卒稱字說見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下李廉氏曰仲遂稱仲正與季友稱季同友上書公子而遂不稱公子者蒙上文也○垂魯地杜氏以爲齊地非也蓋仲遂之卒與有事太廟同日必境內之地訃可及者若在齊地則訃必後於卒期其書法當如士匄侵齊至穀先書齊侯環卒後書聞齊侯卒乃還之例先儒不察遂附會以大夫卒其境內則不書地之說豈不誤乎有事大廟重喪可以不訃而仲遂之卒訃不敢後期者以其有寵於

宣公也大夫卒境內書地例見成十七年嬰齊卒于
貍脤下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穀梁子曰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朱仲晦曰古者
宗廟之祭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煖其祭食以燕為尸
之人竊意此蓋孝子不忍死其親而復以賓禮燕送
耳賓尸在堂然爾雅曰繹又祭也家語曰繹祭於祊
在廟門之西則復求神於外而告以尸歸之意也○
萬舞者文武二舞之總名文執羽籥武執干戚以干
羽之舞起於有虞氏征苗之師故謂之萬何休氏曰

象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此據周而言耳凡舞入廟必先文後武去籥者以文舞言也羽舞之總名故曰萬入舞者吹籥以先之然後樂大合而以舞終焉籥不先則樂不作可知否則去籥何義哉此與昭公時籥入而去樂者同但此言卒繹後則以仲遂卒不當繹為重而後則收去卒於籥入之後正當次籥之時其文所以異施耳齊履謙氏曰萬武舞籥文舞萬入去籥樂不盡去也去樂卒事則去矣此說非也餘詳見昭十五年叔弓卒下○胡康侯曰猶者可已之詞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聖人書此存君臣之義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

此敬嬴也文公之妾宣公之母自成風以僖公妾母立爲夫人得以夫人禮薨葬其後皆以僭禮爲常矣故啖叔佐曰成風以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

晉師白狄伐秦

白狄別爲一種俗尚白衣者也在西河秦晉之間故秦晉相攻皆連白狄成十三年左傳載晉呂相絕秦書云白狄及君同州則白狄與秦相近當在晉西趙鵬飛所謂介秦晉之間者也史記亦載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間圁今之神木縣洛今之洛川

縣皆爲延安府葢延綏鄜諸州悉其地也○此趙
盾當國之事也結白狄以伐秦而秦自此不敢加兵
於晉者七年於憤甚矣然必於報怨而不顧自傷其
類尚爲能善其後乎

楚人滅舒蓼

舒蓼詳見僖三年徐人取舒下張洽氏曰此如舒鳩
舒庸葢群舒別種非二國也文公時楚人圍巢群舒
俱已服楚今必因其叛者而滅之其未叛者猶存也
楚自文公以來吞併近鄰小國殆盡至是又滅舒蓼
其勢益強然後入陳圍鄭滅蕭伐宋恣行而莫能禦

矣趙鵬飛氏曰舒葢楚之黨而逼近中國舒滅則中

國失南門矣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敬謚嬴姓胡康侯曰成風薨以夫人葬以小君將祔

于廟而始有二夫人敬嬴亦薨以夫人葬以小君使

祔于廟而於宣公元年即以所逆穆姜婦之曰婦有

姑之辭見敬嬴遂以子貴亟立爲夫人也僖公享國

八年然後致成風而敬嬴之亟也魯君臣之責可知

矣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孫明復曰雨不克葬譏無備也凡夜浴于中霤飯于牖下小歛于戶內大歛于阼階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即遠也葬旣有日不為雨止且經言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是己丑之日夜旣行而遇雨也且雨之遲久不可得而知設若浹日彌月其可停柩路次不行乎按禮平旦而葬日中而虞此言庚寅日中而克葬葬之無備可知也今按有備而可以葬則葬為合禮其或雨甚水至不可即工則何必急於葬以安不懷之欲哉孝子之心必誠必信弗之有

悔焉耳○趙鵬飛氏曰或謂嬴氏殺嫡立庶天譴故雨不克葬此附會之說耳葬定公亦雨不克葬豈亦天譴耶嬴氏之惡不重於文姜而文姜之葬不雨豈天亦私文姜耶其說不根甚矣

城平陽

平陽漢泰山郡東平陽也隋改今新泰縣見水經洙水注蓋平陽在魯北鄙近於根牟城之以為偪根牟計也是時魯與齊睦非為備齊而設晉甚遠晉兵未有加魯者且備之亦當在西南境上也李廉氏以為備晉失之矣

楚師伐陳

髙閌氏曰陳以晉衛皃僂復棄楚而從晉故楚以爲討然晉不能救陳陳遂復即楚

春秋私考卷之十九終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

起辛酉宣公九年

盡甲子宣公十二年

會稽季本考義

九年辭

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仲孫蔑公子慶父之孫公孫敖之子也是爲孟獻子慶父者莊公之庶兄故爲孟氏以庶長不可先嫡而字曰仲其後因氏仲孫○仲孫蔑魯之賢大夫也見

魯專事齊而於周貢獻常闕故請如京師此當時之所僅見也然魯使之往自卿大夫以上不免於燕賜有加非周人之所欲也况自文十年及蘇子盟女栗之後疑魯之貢獻皆王臣受之於魯而致之王以爲私殖之計故不欲責卿往而以微者行其名姓不登史冊而魯卿之如京師者鮮矣不然魯之於周有歷一君數十年而未嘗有如京師者豈禮也哉左氏於此乃曰王使來徵聘豈亦不察於此乎

齊侯伐萊

許翰氏曰赤狄北侵齊不敢報萊不伐齊而齊亟伐

之可以觀惠公是強凌弱矣李廉氏曰東萊有萊山從齊之小國也齊自七年會魯伐之今年又自伐之卒於襄六年而滅之矣

秋取根牟

根牟小國應劭以爲附庸也若附於魯則不必取矣附於他國安有不爭者哉其爲小國也明矣漢爲泰山郡牟縣今泰安新泰之東嬴博之間牟汶出焉者即其西境也顏師古曰桓十五年牟人來朝即此是以爲牟子國也則非矣蓋牟子城在今登州府福山縣西北三十里漢爲東萊郡東牟而距根牟遠矣曾

越齊萊之境而往取之一千五百里而逞勢之所不便也且根牟與牟異名類誤也或根牟乃牟支庶所分而別爲一國如小邾之於邾則不可知耳夫根牟在魯東北界者也杜元凱以爲根牟魯東界瑯琊郡陽都有牟鄉乃因漢志於陽都之下載有牟臺之言故謂牟縣在此蓋陽都屬瑯琊牟屬泰山求之水源限隔山谷是以各分所隸豈根牟界居其間水西流出魯北界者爲牟汶其東境入陽都界者爲牟縣歟故牟臺牟鄉之名遂因牟縣而沿及陽都之境矣至鄭漁仲又以根牟爲都安立則又以隋嘗於此置

牟山縣而誤也苟盡信舊文則其義有不可通耳詳見閔二年齊人遷陽及定十年齊人歸讙龜陰田下○根牟蓋屬魯小國而北界於齊必困於強令而悖慢不共者也是時齊方善魯故聽魯取夫小國有闕則亦彌縫之而綏以文德斯可矣必欲邑之而盡收其租稅以入於己此何義乎故取者收奪之名也義與成六年取鄟同

八月滕子卒

此滕昭公也史佚其名卒不書日不計喪也其書卒魯往弔也滕自桓二年來朝遂屬於魯至莊十六年

又從宋宋襄公不道滕又從魯及執嬰齊而滕復從
宋爲人所屬如附庸然故桓莊僖閔文五公之間滕
不敢以諸侯禮齒於大國喪俱不訃而魯人亦絶無
弔葬之禮及之至是滕不訃喪而魯往弔焉何耶蓋
文十二年滕昭公以宋不足恃而來朝魯故魯人因
其喪而弔恤之而宋師相繼圍伐矣餘見成十六年
滕子卒下○滕昭公卒子壽嗣是爲文公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晉荀林父帥
師伐陳
荀氏荀息之後林父名晉卿也是爲桓子以其嘗將

中行故又爲中行伯而氏曰中行餘見定十三年荀寅叛下○左氏傳曰會于扈討不睦也胡康侯曰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伐之經書林父帥師則諸侯之師不預可知而以爲林父無將誤矣凡列國統於一將將皆書其人其人如隱公十年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是也則此安得爲林父以諸侯之師哉趙鵬飛氏曰陳蓋以晉不足依而從楚然鄭尤逼於楚而一心事晉亦足以安陳歸中國豈不得爲鄭乎黄震氏曰晉自靈公不能繼文襄之業中國無與主盟會皆出大夫至成公方會諸侯于黑壤

又會于扈中國賴之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晉成公黑臀卒子孺嗣是爲景公○汪克寬氏曰諸侯卒于師曰師曹伯廬及負芻是也卒于會曰會杞伯成是也于他國則如許男甯蔡侯東國卒于楚吳子遏卒于巢是也于封内則如鄭伯髡頑卒于鄵宋公佐卒于曲棘是也晉成公不言卒于會盖會禮已畢故不言會爾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衛成公鄭卒子遬嗣是爲穆公○衛成公初年向楚

失國出奔君臣交訟兄弟相殘此孔子所謂邦無道之時而甯俞以沉晦全其身者也及復國以來帝丘再造抑狄抗晉國勢浸興挽內亂安息爭脩睦自伐沈之後以至於終身諸侯之事無役不從此皆用甯俞之效也於是爲邦有道矣孰謂衛成公非賢君哉餘互見僖三十一年衛遷帝丘下○胡康侯曰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不葬亦魯不會也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猶深向齊衛欲爲晉致魯故謀黑壤之會而特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也及會于黑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

曰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討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闕其文者也晉平而以私怨棄禮忘親其罪見矣

宋人圍滕

文十二年滕昭公背宋而朝魯宋人內有國亂外有楚兵故不暇討至是昭公卒乃因其喪而圍之兵加小國用將卑而出師少故稱人宋人伐喪不仁非禮豈待貶而後見哉然魯坐視不救有負於滕其不義亦甚焉滕人被圍終不屈服以致明年宋師再伐亦見其善於守國矣自是以後國日强而諸侯日親至

孟子特謂其猶可以為善國其基不立於此乎

楚子伐鄭　晉郤缺帥師救鄭

黄震氏曰晉成方卒楚乘隙而伐鄭晉景方立而未能覇雖郤缺救之不能得鄭是以十一年辰陵之盟鄭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乃從楚○楚之伐鄭或稱人或稱爵先儒以人為罪之爵為與之則例有難盡通者不得不曲為之說矣殊不知微者稱人君將稱子例之常也至於救與不救乃皆紀實聖人豈容以己意加筆削於其間乎

陳殺其大夫洩冶

洩氏也鄭大夫有洩駕亦以洩爲氏治名也稱氏稱名則爲卿矣○陳靈公淫於夏姬而寵任其子徵舒此致亂之道也洩治直諫不能用而又殺之不君甚矣其殺之必加之罪而敝以國法故稱國以殺然罪以私加非正刑也故不去其大夫而靈公之所以不保其身者已兆於此矣

十年壬戌

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胡康侯曰宣公於齊順其所欲旣以女妻其臣又以

兵會伐莱之舉又每歲往朝于齊廷雖諸侯事天子無是禮也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已而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濟西田即今鄆范二縣之地蓋齊魯之所互争僖三十一年魯旣取之而宣二年又爲齊取者也今齊與魯界故中分以與魯范近於齊則齊有之鄆近於魯則以歸魯田之分屬於魯者謂之我濟西田齊羲譏曰我者對彼之稱濟西之田魯不盡有者是也何以知鄆之屬魯邪蓋鄆即成四年所城之邑則知其當分於魯也自莊公以來争斯田亦久矣但疆埸之民自相掠奪雖有爭訟而國不與力焉故未

取濟西之前不見於經耳詳見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下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惠公元卒子無野嗣是爲頃公

齊崔氏出奔衛

崔氏食邑於崔出自丁公至崔杼九世矣是歲至襄二十五年崔杼弑君凡五十一年則此時杼雖嗣立必方弱冠其父崔夭以前俱無經見雖亦世家要非當國用事之臣未有大罪可逐者也必以惠公繼諸

兄而立群從不能無爭崔氏於立君之際意有不同而高國則擁立頃公懼其逼己所以逐之耳故穀梁子曰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舉族可出其無根據難除之勢可知矣蓋齊大夫自魯僖公以來少有行事於魯者惟國歸父一見至宣公而高固國佐相繼親聚可以見高國之權方盛而崔氏尚未得專也果以崔杼爲奸而早辨之未爲不可舉族而盡去之豈所以安巨室之心哉至成公末年出高無咎連及國佐而崔杼以慶氏之黨復歸其國亦非如欒盈之以宗強而入曲沃也權寵相傾習以成俗而欲不怙勢

作威難矣此崔氏之歸所以不可復制也故爲國者不能以道脩身爲取人之則其何能使人臣盡忠不貳哉崔氏之奔雖由高國所嫉然悻悻怒見於色而盡舉其族窮日之力以去亦非人臣之義也故書奔以罪之奔而復歸何以不書蓋竊歸也凡大夫去國託於私黨而竊歸者恒不書○或曰氏當作夭蓋字之誤也於義爲順

公如齊

五月公至自齊

杜元凱曰公親奔喪非禮也汪克寬氏曰公如齊止

此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夏氏徵舒名稱氏稱名則國卿也凡臣之於君非有所遇豈肯遽加弒哉徵舒負恃君寵積久致疑懼禍及身故志於弒苟非威權重而勢力掀則必不敢輕動動亦安能免於國人之誅戮耶徵舒弒靈公而成公午以子嗣立猶不能討焉則徵舒必巨族權臣才智足以服國人而非稚弱可知矣靈公通徵舒之母其事不可謂無但左傳所云靈公與孔寧儀行父衷相服相戲於朝而謔徵舒皆委巷兒戲之言不足道

也靈公寵徵舒常至其室羣臣就之决事因與飲焉宜有之矣觀株林之詩則見靈公時駕乘馬說株林以朝食於夏氏信矣然言乘馬則非微行也言朝食則非夜聚也其適株林未必盡由夏姬而夏南之從則國政委焉有術以致其君故也亂臣賊子之動於惡安有不由專權生亂者哉

六月宋師伐滕

宋昭公爲弑君者所立滕人以其不足恃而棄之乃宋已德有闕所當自反者也去年圍之不服今又用大衆以伐之何義乎宋本以滕事魯故起兵爭左氏

以為滕人事晉而不事宋其亦不考於滕背宋事魯之本末矣自是宋有楚患亦不能爭而滕之事魯終春秋之世云宋之盟叔孫豹曰滕宋私也成周之城宋仲幾曰滕吾役也此皆左氏之見與經文不合者也餘見九年并成十六年滕子卒下

公孫歸父如齊

歸父字子家其後為子家氏胡康侯曰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而又以濟西田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於屈辱沒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

葬齊惠公

齊惠公卒三月耳而葬太速者必以昭懿惠兄弟相及國內群從有爭也觀崔氏見逐於君終之際而嗣子稱侯於未踰年之前則必有故而倉卒即位以治喪矣義與成四年鄭襄葬速同未踰年即位例見隱元年春王正月下速葬例見桓十一年葬鄭莊公下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四國稱人將卑師少也黃震氏曰前日楚子伐鄭郤缺之救不能得鄭故鄭服于楚而晉又伐之胡康侯

曰鄭居大國之間從於強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是謂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於楚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王之母弟也以其已仕故不稱弟然亦當稱王子季也誤倒季字於子上如王子札之爲王札子耳果如王季子之云則似今王少子之稱然而定王嗣位至此纔八年未必即有少子能奉使也而况稱子以字其義何居耶季字也已爲大夫故稱字左氏指王季子爲劉康公則又因成王以王季之子食采於劉而訛傳耳故凡諸說有不可通者以理斷之而

已矣例見襄三十年弟佞夫下○自宰周公以來無
有聘者則諸侯猶守桓文貢獻之制而不煩王聘也
至是始復見焉豈以貢獻常數多有所違而假聘以
徵之耶此與文十年及蘇子盟于女粟事有相關義
可互見然自是贈遺禮薄王命不足為輕重而王亦
不復遣使於諸侯矣○胡康侯曰王有時聘以結諸
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比年
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
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
王季子來王靈益不振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元年邾雖朝魯然亦恃齊爲安而魯不得志焉故今惠公卒而歸父即往伐之亦乘其喪之兵也○繹邾邑之近魯者杜元凱曰魯國鄒縣北有繹山考之一統志繹山在鄒縣東南二十五里以爲邾文公卜遷於繹處則爲邾都當距魯稍遠而不可以爲北繹矣故鄭漁仲曰邾魯之間繹山多矣邾文公遷繹是邾都也非北繹也

大水

張洽氏曰陰盛陽微夷狄乘衅之徵家鉉翁氏曰宣

即位以來六年螽七年大旱今復大水水旱徵頻仍未有甚於此時旱而書大水而書大以變常書也

季孫行父如齊

行父如齊賀嗣君也夫齊惡公亦爲弒君者所立身有瑕矣魯何以事之甚謹乎蓋齊人之弒猶足自文而宣公篡立則齊實預知其臣事終身亦始謀所許也故惠公雖沒而禮猶不廢雖頃公得國倉卒未寧而行父亦先往賀躬負不義故不免於畏人亦其同惡相好而不知愧歟

冬公孫歸父如齊

頃公之立季孫亟行則歸父可以已矣而即繼往者左氏曰伐邾故也蓋魯因齊而得邾者也惠公卒而即伐之以取其邑則足以取怒於齊矣故懼邾之怨而先往說焉明年歸父會齊伐莒其亦因是始謀而許與爲役歟中國無盟主而強鄰朋比以凌弱則小國何恃以安靖己哉

齊侯使國佐來聘

國佐國歸父之子齊之貴卿也宣公時魯君臣事齊甚謹而絕無一使報聘今國佐親來豈特爲行父之賀嗣君哉蓋齊頃公之立亦因嗣子有爭國中未靖

而高固既逐崔氏亦恐其怨於諸侯也故其禮獨異以固嘗交耳自此魯使不復如齊豈亦有以微見其情實歟○稱侯說見六月葬齊惠公下

饑

義見十五年饑下

楚子伐鄭

鄭從晉則楚又伐之矣左氏以為晉士會救鄭經無其文則是附會之說也義見九年楚子伐鄭下○呂祖謙氏曰自宣四年以後鄭遂南北兩屬子良曰與其來者可也鄭始終謀策只出於此

十有一年癸亥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杜元凱曰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按長平故城在今陳州西華縣東北○陳鄭當南北之衝楚之所欲争者也況楚莊方强遂陵右甚陳鄭乃其所偪之地則亦不待加兵而心已先畏矣所恃者晉覇有足杖耳晉德不足以庇之則陳鄭有從楚而已辰陵之盟其殆以晉爲不足恃乎故左氏載鄭子良之言曰晉楚不務德而兵争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安

得有信從楚之策蓋出於此餘見十二年楚子圍鄭

下黄𡨋氏曰向惟陳服楚今鄭與陳同服楚辰陵之

盟楚蓋得中國二諸侯矣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莒自會温之後未嘗與中國會盟侵伐况去晉甚遠

未嘗恃晉張洽氏以爲莒恃晉而不事齊故魯從齊

伐之非也蓋莒本小國僻處東夷文宣之閒制在强

臣不能自保豈敢争强於鄰國哉特以四年平郯之

故爲齊魯所憾耳魯旣伐之而取向矣然莒又背齊

益深齊怒歸父以取繹之故許爲齊役故又會伐焉

則此伐乃齊侯之意而歸父助成之也夫莒季佗爲弑君者所立蓋弱主也齊魯誠以大義致討以宜有以得其衆人者然魯宣濟惡身負此惡不足以聲大義斯亦僻念凌弱之兵也夫豈義乎

秋晉侯會狄于攢函

攢函狄地其距晉遠矣晉侯於此無事焉而親來與狄爲會何也赤狄設強晉欲圖之久矣恐狄爲聲援先離其黨耳此遠交之計也晉挾強霸之威不深致力於諸侯之事而志存圖狄將以服遠落疆此非有自私自利之心者歟自後狄土闢而霸業衰君子於

此蓋有以先鑒其微矣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徵舒弑君本有邪說以文其事雖成公以子嗣立亦不知所以為獘矣況於楚人素無禮義豈復知討賊乎特以孔寧儀行父奔愬於楚而徵舒方秉陳政欲奪其權故楚子假此示威而使國人往殺其實欲親入陳而先脅其衆耳左氏存此似謂其能討賊者則楚莊庶幾知義矣何其行事全無可觀邪故楚人之殺徵舒為入陳計也非討賊也稱人者言其衆亂殺耳非歸於其君而正典刑者也然徵舒本負大惡殺

之亦足以快人心矣爲他國之人所殺是所下祖殺也故楚殺陳夏徵舒與蔡殺陳佗楚殺齊慶封陳孔奐晉使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皆不稱大夫

丁亥楚子入陳

辰陵之盟陳雖從楚而楚子恐其有弍於晉者叛陳之志故乘陳有亂親入其城盡肆行強暴蔑中華而不信不足言矣書入陳者止於入耳左氏誤謂縣陳則遂附爲封陳之說而不知陳實未嘗滅也何封之有楚實未討賊也何取於未滅而書入乎故孔書楚子入陳而義自見矣然使陳自此終不敢貳則所以

經理其國者已若一邑然謂入陳為縣陳亦有以哉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公孫寧即孔寧也儀氏行父名二子皆陳國卿也左氏謂其通於夏氏未以有無但遇亂以出而經不書奔則非有罪可知矣及既至楚則遂為莊王腹心故殺徵舒而以儀行父代之使執國政陳之所以從楚不貳者以二卿為主於內也其賣國不忠失臣道矣楚莊制陳國命而以縣鄙待之心知念神明之後者肯如是哉孔寧儀行父不繫之陳以其從楚而絕於陳故從畧耳或曰闕文也與文十四年晉納捷菑于

邾義同

十有二年甲子

春葬陳靈公

葬例見昭十九年葬許悼公下

楚子圍鄭

圍鄭者本止於圍未入其國也自左氏附爲入自皇門至於逵路之說世儒因之遂謂末減書圍則事亦可以不從實錄乎且楚之入陳本圖其國非直爲討賊也乃欲緣此併闕鄭之罪而減之是聖人論事不究人心術之微也其不至於長奸者幾希矣若以爲

退師與鄭爲盟其情可恕則凡楚兵所加之國如此類者亦多矣何不悉從末減乎此理之難通者也故書圍鄭者直著其憑陵諸夏之罪耳鄭既與楚盟于辰陵矣楚又曷爲圍鄭邪蓋鄭用子良之謀與其來者而又徼事于晉故也然則鄭之不信乃其累世相沿故智豈待子駟而後犧牲玉帛有二竟之待哉此非效死守國之道其得罪於晉而見侮于楚宜矣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邲鄭地在敖山之東衡雍之北大河之南今當爲滎澤河陰界上地一統志以爲在鄭州東六里非也○

及者兩相欲之辭而及之者爲主蓋晉不濟河則無此戰故書及在晉也當時楚勢橫行蔑視中國入陳圍鄭莫敢誰何晉雖救鄭而師出後期鄭既服楚無及於事經不書救可以見晉霸之怠矣及至于河衆皆欲返先縠懼晉失霸奮欲濟師雖或失於觀釁亦以效師武臣力之忠夫豈畏敵爲身謀者哉林父當元帥之任專閫外之權果知無及於鄭焉用勤民則下令三軍退而脩德雖先縠欲濟必不從也既不能違師皆同濟則與衆一心焚舟誓死人人思奮不畏敵強況師據敖鄗地利先得亦豈遂無致勝之理而

何憂於敗乎乃從韓獻子分惡之言以避失屬亡師之罪謀之不忠孰大於是紀律不嚴師無成命人懷退志先偏歸舟故楚師一薄而林父已不知所爲矣然則致此敗者豈可專諉於先縠哉春秋以林父主此戰而責有所歸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宋之附庸楚雖滅之而不能有其地猶屬於宋觀定十一年辰佗彄地入蕭以叛猶爲宋地可知矣楚既敗晉乘勝滅蕭其志將以脅宋也中國無霸而楚

人肆無忌憚遂至於此寧非有志經世者之所憂哉

○或曰戚當作伐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微者名姓不登於史冊故稱人左傳以為卿不書非也是時晉霸不振楚子入陳圍鄭晉荀林父亦為其所敗矣至是又戚蕭以脅宋宋與曹衛皆唇齒之國猶欲推晉霸以為主而晉方畏懾不能自強姑遣微者以塞責以卑將而連三國之弱師何足以制楚哉

○杜元凱曰清丘衛地水經註曰在今東郡濮陽縣東南三十里今按濮陽廢縣在開州西南

宋師伐陳　衛人救陳

宋既與晉盟于清丘以晉爲可恃也故爲之盡力以討陳夫晉本不德而陳爲楚所凌其從於楚而不貳亦其所不得已也宋乃爲晉而妄興大衆以伐之何足以服陳乎世未有攻其與國而不報者其謀國失圖甚矣衛人救陳恐速楚禍所慮在宋非爲陳也觀宋以師伐而衛以人救豈欲與宋敵哉其實不過解紛而已耳調停之術不得不然胡康侯猶以其叛盟爲惡則求之末節矣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終